

剥离营收占比超八成子公司 克劳斯何以“断臂”

本报记者 庄灵晖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即便营收规模已近百亿元,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600579.SH,以下简称“克劳斯”)仍选择置出其重要子公司控股权。

日前,克劳斯发布重大资产出售交易报告书。相应报告书显示,克劳斯拟由控股股东关联方

剥离主要业务

数据显示,2023年度,克劳斯营收为116.05亿元,其中装备卢森堡营收约96.45亿元。

克劳斯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 CNCE Group (Hong Kong) Co., Limited (中化工装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香港”),系克劳斯的间接控股股东。

根据交易方案,装备香港拟将其对装备卢森堡享有的债权合计4.78亿欧元转为对装备卢森堡的股权,以相应债权对装备卢森堡进行增资。

通过相应债转股安排,装备香港将持有装备卢森堡90.76%股权,克劳斯对装备卢森堡的持股比例由100%下降至9.24%,不再控制装备卢森堡。

相应交易完成后,克劳斯不

注入后5年已连亏超50亿元

装备卢森堡自2019年开始出现亏损,2022年至2024年1—7月,该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16.18亿元、-27.51亿元和-15.59亿元,同时出现资产减值情况。

此次计划置出的装备卢森堡于2018年年底置入克劳斯。置入首年,克劳斯归母净利润扭亏,盈利1.91亿元。但自2019年开始,受注入资产业绩拖累,克劳斯开始连续亏损。

数据显示,2019至2023年度,克劳斯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58亿元、-2.30亿元、-2.46亿元、-16.18亿元、-27.68亿元。亏损逐年扩大,5年累计亏损额已超50亿元。

亏损主因几乎均与KM集团相关。以2023年度为例,克劳斯表示,当期公司亏损主要因KM集团连续亏损,导致公司对相应子公司计提巨额减值;同时,KM集团在手产品订单的成本增加;2022年KM

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将全资子公司装备卢森堡的控股权置出。交易完成后,克劳斯不再对装备卢森堡并表,并将不再从事塑料机械业务。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2023年度,装备卢森堡营收达96.45亿元,同期克劳斯营收为116.05亿元。照此计算,相应子公

再对装备卢森堡并表,且不再从事塑料机械业务。

资料显示,克劳斯的主营业务包含塑料机械、橡胶机械及化工装备三个业务板块。其中,塑料机械业务板块主要由此次计划置出的装备卢森堡旗下KM集团经营,主要产品包括注塑设备、挤出设备和反应成型设备等,下游客户涉及汽车零部件、物流、包装、医疗、建筑和电子电气等多行业。

克劳斯被市场视为全球橡塑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此次计划剥离的塑料机械业务在其整体业务中体量颇大。

数据显示,2023年度,克劳斯

营收占比已超八成。同时,相关子公司在手及新签订单额度占比也均超80%。

如此体量的子公司何以售出?相应交易也引发交易所关注,近日克劳斯就此收到问询函,要求其结合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结构、财务数据的影响,分析出售标的资产的原因和合理性。

此外,克劳斯在手及新签订单中,装备卢森堡旗下KM集团所获订单额占比也均超80%。

2023年度,克劳斯新签订单112.16亿元。其中,KM集团新签订单11.57亿欧元,按照2023年平均汇率折算,折合人民币约88.51亿元。当期期末,克劳斯在手订单为81.13亿元。其中,KM集团在手订单为8.47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64.8亿元。

准备10.01亿元;2023年度,克劳斯对装备卢森堡商誉及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1.9亿元。今年10月底,克劳斯再次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6.36亿元。

对此,交易所问询函中要求克劳斯结合标的公司所在行业情况、主要客户和订单情况等因素以及同行业公司经营表现,说明标的资产发生亏损的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业绩的真实、准确性。

相应业务为何会形成连续亏损局面?既已开展降本行动,相应业务后续发展趋势是否可能实现扭转?“公司海外业务生产经营受国际形势、政治局势、文化差异、

法律体系差异、劳资关系、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较大。”克劳斯方面

回复记者称,近年来,相应集团所在的欧盟区域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欧洲央行持续加息,导致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显著上涨,这是公司每年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司于2023年下半年以来全面启动相应集团改革转型行动,强化组织架构重塑及流程改善等工作。2024年以来进一步细化落实改善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克劳斯表示,目前,欧元区制造业持续低迷的趋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因此相应地集团仍面临市场需求收缩、营收下滑、新增订单不足等生产经营压力。

以何种方式、以何种价格、在何时进行减持,公司并不会也无权进行干预。”对于上述股东为何要亏损减持问题,星光农机方面回复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收到股东书面通知后,已将其减持意向予以披露,相关已知事项均已在公告中体现和披露完全。

在何时进行减持,公司并不会也无权进行干预。

“本次减持计划系南浔众兴根据自身资金规划等自主决定。”星光农机在公告中提示称,在减持期间内,南浔众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对于此次减持计划影响,星光农机表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当时强调称,南浔众兴以战略投资者身份独立参与相关交易,与上市公司和浙江绿脉不存在关联关系。

通过系列动作,星光农机当年控制权发生变更,浙江绿脉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当时星光农机还提前换届选举新的董监高班子。

除同时签署《股转协议》外,浙江绿脉与南浔众兴入股价格也相同。其中,南浔众兴受让的1554.80万股作价2.8亿元,浙江绿脉受让的3900万股作价约7.02亿元,折合每股价格均为18.01元。

签署上述《股转协议》当日,星光农机收盘价为18.07元/股,与协

星光农机股东亏损减持

本报记者 庄灵晖 卢志坤 北京报道

18元/股入股并平稳持有超4年后,却选择在公司股价10元/股时亏损减持。

股东亏损减持计划抛出后,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603789.SH,以下简称“星光农机”)受到

或将亏损超6000万元

目前,南浔众兴持有星光农机股份1554.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489%,其中无累计质押股份。

根据减持计划,南浔众兴拟减持星光农机股票不超过811.3542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已过半,占公司总股本的3%。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拟减持原因因为自身资金需要。

对于减持时间,南浔众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若

与大股东同时入股

南浔众兴目前所持星光农机1554.80万股股份受让自该公司此前实控人。

值得注意的是,南浔众兴2020年入股时,恰逢星光农机控制权变更。星光农机现控股股东星光农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于彼时同时入股,受让股份则来自该公司前任控股股东。

星光农机现任控股股东注册成立2020年8月6日,直至去年9月份更名前,该公司一直使用浙江绿脉怡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绿脉”)这一名称。

注册成立后不到两周时间,

市场关注。日前,星光农机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湖州南浔众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浔众兴”)拟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811.35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度星光农机控制权变更

此期间星光农机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应对该减持股份数量进行除权处理。

记者注意到,南浔众兴目前所持星光农机1554.80万股股份均为协议取得。自2020年入股以来,该股东持股数量一直未发生变动,若此次减持成行,将为该股东首次减持。

同时,南浔众兴2020年协议入股星光农机时,每股购入价格约为18.01元。抛出减持计划当日,星光农机股票收盘价为10.64元/股。此后两个交易日,星光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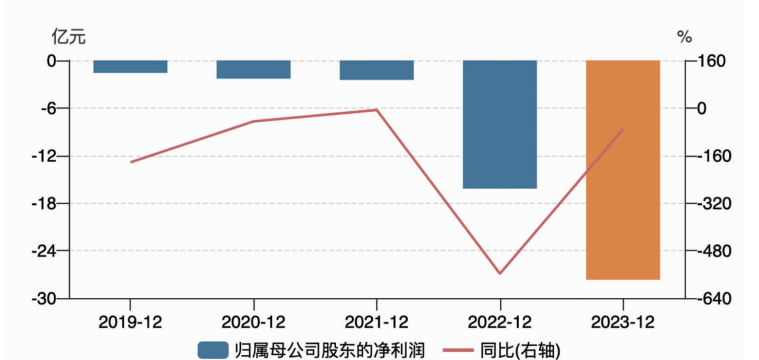
2020年8月17日,浙江绿脉就与湖州新家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家园”)签署《股转协议》,后者正是星光农机前任控股股东。

同日,新家园法定代表人章沈强、新家园宣布,将在上述与浙江绿脉的股份转让交易完成后,不可撤销地放弃行使其各自持有的全部剩余上市公司股份的投票表决权。

上述《股转协议》签署当日,星光农机前实控人钱菊花与南浔众兴也签署了一份《股转协议》,转让股份正是1554.80万股。

值得注意的是,新家园、钱菊花、章沈强为一致行动人。星光农机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增长率



克劳斯已经连续多年亏损。

数据来源:Wind

高管涨薪却不分红?

与之相对应,克劳斯已连续19年未进行现金分红,此情况一度引发市场热议。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持续亏损,克劳斯高管薪酬近年来却出现增长,多位高管年薪过百万,部分外籍高管年薪超千万。

其中置入装备卢森堡次年即2019年,前任董事、总经理 Frank Stieler 从公司获得 919.63 万元的薪酬。2020年至2022年,时任董事、总经理 Michael Ruf 薪酬分别为 658 万元、1053.04 万元、1658.23 万元,呈逐年增长态势。

2023年,克劳斯已无外籍在任高管,但当年3月离任的董事、财务总监仍获得212.34万元薪酬。

高管薪酬是否与公司业绩挂钩?为何公司持续亏损高管薪酬却持续增长?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原则上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因此,业绩亏损对公司部分高管绩效奖金及报酬总额形成影响。”克劳斯方面回复称,除公司业绩外,薪酬标准亦需综合考虑国内外市场薪酬水平、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经营管理难度、管理潜能和管理责任、企业长期价值建设、留任考虑等因素。

与之相对应,克劳斯已连续19年未进行现金分红,此情况一度引发市场热议。

克劳斯此前回复称,公司连年亏损,不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我们对此表示抱歉。公司已连续多年以股份回购替代分红承诺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公司在努力改善运营管理、提振业绩的同时,也在以不同方式回馈投资者。

对于此次置出交易,克劳斯表示,通过此次置出,上市公司可以盘活保留的现有资产和业务板块,降低经营风险、增强营运能力,同时提升整体归母净资产水平,增强公司未来长期持续发展能力,进而从源头上防止上市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而可能引发的退市危机,保护股东利益。

“此次交易的完成将增强公司未来长期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恢复盈利能力后,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下,将按监管要求积极回馈投资者。”克劳斯方面告诉记者,《公司章程》已明确,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在弥补亏损、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的可供分配利润为正的条件下,公司须提出现金分配方案。除特殊情况外,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上接 B10

民企出手

今年以来,全国土地市场延续低温运行态势,土地供需两端持续缩量。9月底以来,一线城市接连一系列政策优化,市场活跃度保持较高水平。

中指研究院发布2024年1—11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拿地TOP100排行榜显示,11月, TOP100企业拿地总额同比降幅显著收窄,但拿地企业仍集中在央国企和地方国资,民营房企拿地仍较为审慎。从重点城市拿地金额TOP10房企来看,央企、国企和地方国资仍是主力,民企仅在重点深耕区域补充土储。

12月12日,西安市土拍中,民营房企四川邦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邦泰”)竞得西安市能源金贸区69.95亩住宅用地。次日,四川邦泰再度出手,将西安市曲江新区约42亩地块收入囊中。

据了解,该地块位于雁塔区雁翔路以东、西安交通大学曲江校区以西、雁曲四路以南,规划路以北,土地面积为41.861亩,土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容积率小于等于2.8,建筑密度不大于20%,绿地率不小于35%。

而且,根据公示信息,该宗地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不大于78153.6㎡,要求竞得人须建设800㎡社区服务站、430㎡社区办公、49㎡社区福利、120㎡社区卫生服务站、350㎡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配套设施。

四川邦泰方面表示,作为西咸新区的核心中枢,能源金贸区的地位日益重要,是西安未来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并且,宗地周边发展较为成熟,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记者观察发现,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西安等热点二线城市,土拍活力增加的同时,民营房企拿地的身影也逐渐增多。11月20日,杭州市萧山区奥体博览中心单元BJ1706-10地块开拍,经过49轮竞价,最终由滨江集团以总价39.54亿元竞得,成交楼面价48186元/㎡,溢价率33.85%。该成交楼面价刷新了奥体板块新纪录,位居杭州宅地成交楼面价第二。

12月5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番禺区洛浦街新光快速东侧BA0104082地块成功出让,最终报价约为12.35亿元,竞得人为合肥瑞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是2024年首个在广州拿地的民企。

12月17日,广州市成功出让4宗番禺区涉宅地块,其中南站商务区3宗地块被万科底价摘出,土地出让总价28.8亿元。这也是时隔四年,万科首次在广州拿地。

赵秀池分析称,土地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其表现与楼市的状况紧密关联。如果楼市活力充足、销售预期好,则房企拿地积极性便会增强。土地市场回暖,进而可以促进楼市回暖,帮助房地产行业不断走出低谷。

“房企拿地积极性回升,尤其是民营房企的参与,表明市场信心正在恢复。”柏文喜表示,一揽子房地产调控政策作用下,市场预期得到改善,交易活跃开始回升。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因此,房地产企业应抓住机遇转型发展,为群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服务,以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